

## 两姐妹智斗光棍

有一位诚实厚道的老公公，一天，他带着六、七岁的小孙子去趁圩。在街头的小店铺里，他看见一个汉子扯闲篇，旁边坐着好多人。那位汉子在说：“老话讲，丰足不丰足，就看四月十八……”

老公公听那人说得不对，便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这位大哥讲错了，丰足不丰足，看四月十六嘛，怎么说是四月十八呢！”

“噢！对对，是我讲错了。”那汉子连忙起身让坐，连声称谢：“老大爷真是见多识广，多得您指教。”接着谦恭有礼地给老人敬烟点火，自称他叫李二。

老公公见人家这么尊敬自己，觉得过意不去，连说：“李二哥不必客气。”

李二说：“小子幸蒙赐教！所谓得君一句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……哦！是了，是了，今天我特地请您老人家去饮两杯。老公公经不住李二哥再三邀请，盛情难却，便带孙子跟他到去一家酒馆里。

李二尊请老人坐上位，随即点了好几样名菜佳肴，酒要好的，鸡要肥的。老公公见了酒菜流口水，也不谦让，乐得开怀畅饮。三杯酒落肚，几句话奉承，他几乎忘了祖宗姓什么了。吃喝了一阵，李二推说这个酒馆的鸡味不好吃，要到隔邻的店铺去买个炖鸡，并顺便带小孩去买些零食。老人不知是计，便由李二哥带了孙子去。

这个李二原是个光棍骗子。他把小孩带到猪肉行，叫割十斤瘦肉。他把猪肉拿到手后，假装掏摸口袋，说忘了带钱。屠行佬不肯赊账。李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小孩留下作抵押，回去拿钱来给你，难道还信不过么？”屠行佬见有小孩在此，也就答应。

李二骗了一顿好酒好肉吃喝，捻起大块猪肉，一路唱着风流歌而去。

屠行佬等了一阵又一阵，都快要散圩了，还不见那人拿钱来，便问小孩：“你阿爸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孩哭着说，那人不是他阿爸，也不知是什么人。屠行佬知

道上当受骗了，但又不能白白给人把十斤肉骗走，便将小孩留住。

再说到那位老公公，在酒馆里已经酒足饭饱，左等右等，总不见李二哥带孙子转回来，心里好生焦急。这时已是黄昏，店家就要收铺关门，好几次催要算账。老公公身上带钱不多，付不起大笔酒饭钱。没钱交账，店家如何肯放他走。这时他自知受了光棍的骗，连孙子也被人骗走了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，急得眼爬十泪，顿足捶胸，咒骂那个李二哥不是人。

原来老公公的家离圩上远。他家里人眼看日落西山天将晚，还不见公孙俩趁圩归来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既做儿子又当父的阿大便去寻找。阿大找到猪肉行，看见小孩坐在地上哭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屠行佬便问：“你是不是这小孩的爸爸？”“正是。”

“既然是，就必需把十斤猪肉钱交还给我，才能带你的孩子回去。”屠行佬把他被人棍骗的经过说出来。阿大无可奈何地交钱赎回儿子。问道：“你阿公呢？”

“阿公在酒馆里饮酒。”小孩说。

阿大到了酒馆，店家正在催促老人算酒饭钱，老人急得摇头哭泣，眼泪鼻涕一齐流。一问，才知道是被人骗了。阿大没好气地说：

“你真是越老越糊涂，三无识两，人家就请你吃酒，有这么好吃的便宜么。”阿大一头数落父亲，一头跟店家算还账。然后把爷儿俩带回家去。

老公公还有两位孙女尚未出嫁。这姐妹俩聪明伶俐，人样长得好漂亮。火姐得知阿公受了光棍的骗，如河咽得下这口气，心生一计，决心要报这点仇。

又到了圩日，姐妹俩打扮得象仙女那样美丽，叫弟弟跟在身边。姐弟三人去趁圩。

大姐问小弟：“你还认得那个李二哥吗？”弟弟说：“只要看见他，我就认得。”他们在圩上转了一圈，来到街头转角处。小弟悄悄牵一下大姐的衫角，说：“前面那个就是他。”二姐问：“你真个认准了？”“一点没错，他的后脑勺有个疤。”

小弟指着说。

“好！你在这里坐着吃甘蔗，等一阵姐姐来带你回家。”说罢，姐妹俩一前一后随李二而去。

大姐走近那人的身边，故意碰了碰他，然后嫣然一笑。这人正是李二，他正好喝过酒，带几分醉意，忽被人碰了碰，一看，见是一位天姿国色的女子，正是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他的心头卜卜跳，认为今天自己交了桃花运。于是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那女子也时不时对他瞟眼角，含昵带羞地掩面而笑。李二便紧走几步，挨近那女子身边，低声道：“这位大姐，好象有什么心事么？”

大姐含羞地说姐妹俩第一次来趁圩，迷失了路，请求指引。

“好！我可以带路，你两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时，二姐也跟上来了。大姐说：“我名叫‘放火喂’，妹妹名叫‘烧圩啰’；敢问阿哥尊姓大名？”李二听见莺啼燕啭，满心欢喜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
“噢！李二哥，多多烦劳你了。”二姐甜甜地说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李二口里答着活，心里早在打她的鬼主意，如何把这两位花枝招展的佳人骗到手。他在前面走，大姐、二姐在后面跟。他转弯抹角，把姐妹俩带到偏僻的街尾。大姐看见旁边有一口水井，说她走得又热又累，要洗洗凉。于是三人同到井台上。姐妹俩捧着清清的井水洗手洗脸。李二在旁边贪婪地看那两双白嫩的手臂。

“啊唷！我的金手镯掉进井里啦！”二姐惊叫起来：“这是一百两银子买来的呢，这却如何是好。”说着说着就想哭。大姐也急得团团转。李二一看，果然井底有一对金灿灿的手镯。便说：“你俩不必着急，我这就下井去捞上来，不过，我有话在先，你俩得答谢我才行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大姐说，随便你要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好哇！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要什么给我什么，一言为定，不得反口，我

记得你一个叫放火，一个叫烧圩，到时想赖也赖不掉。”他一头说，一头脱光衣裳下井去。大姐、二姐见他来得粗俗，害羞地把头掉开。

等到李二落井以后，姐妹俩忙把他的衣服全拿走了。她俩来到街尾转角处，悄悄放了一把火，急急跑开去。霎时，大火烧起来了，烈焰腾空，浓烟滚滚。左右街坊纷纷出来救火。

李二在井底捞到了那双金镯，一看，原是铜的。他也不管是金是铜，一心只在两位佳人身上。上得井台一看，佳人不见了，连脱下的衣服也没了踪影，急得四处寻找。他赤身露体边走边喊：“放火喂！烧圩啰！放火！烧圩！”

人们正在忙着救火，却见有人大喊放火烧圩，便认定是这个赤身露体的疯子干的，于是，七手八脚把他痛打一顿，然后拉去见官。

人们正好又拾着了李二脱掉的衣服，有证可据，官府就把这个光棍骗子押进牢房。

大姐、二姐替阿公出了这口气，还觉得不够意，还有小弟的仇未曾报。二姐心生一计，让他李二再挨一顿打，隔天，她叫两个后生去探牢房。

李二原是孤身一人，看见有人送食物来探望他，很是欢喜。可是对这两人又不认识。问是什么名字。一个说他名叫“昨晚”，一个说他名叫“今朝”。昨晚和今朝两人趁李二吃东西时，在牢房门口拉下两堆大便，就悄悄溜走了。

一个看守牢房的公差拿着水火棍到来查看，进入牢房就踩着屎，急忙捻脚走开，谁知又踩着另一堆。他暴跳如雷地喝问犯人：

“你这个吃坏米，怎么在这里行大便？”

“啊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“不是你还有谁？”公差举起水火棍，就要打下去。

李二忙分辩道：“这一堆是昨晚屙的，那一堆是今朝屙的呀！”

“好哇！昨晚屙了今朝还屙，还说不是你？”手起棍落，把这个光棍骗子打

得头青面肿。

**口述者：**钟启宗，男，五十二岁，高小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白沙乡平三村人，医生。

**搜集整理者：**钟世炳，男，四十二岁，中专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榄子根盐场干部。

**流传地区：**合浦县白沙乡。